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六十二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三

治道

王者父事天兄事日賦

以子弟誠賢國
家靡失為韻

唐

浩虛舟

二儀覆載德之廣者唯天三光照臨明之大者唯日故
王者於天也父事無怠於日也弟恭靡失布和施令將
成不宰之功明目達聰欲亞無私之質當其萬邦作貢

四海為家仰元氣而晨昏靡隔指陽精而伯仲非賒草
色難窮屢軫南陔之戀棠陰易匿常思棣萼之華所以
化洽中原祥臻上國法寒暑觀從政之道無薄蝕見相
容之德登封泰岳猶疑陟岵之時展禮東郊似望在原
之力愛敬無斃恪恭盡虔窺一氣異歷山之泣攀六龍
為荀氏之賢覆燾成功且異靡瞻之義古今垂象難窮
以長之年且夫致敬唯精傾心仰止誰嬰同席之亂誰
效攘羊之旨曾聞有闕遠懷幾諫之心每懼曰明寧有

遠遊之理所以惟法前哲規後嗣播洪猷恢至美教天下之為人子者矣又若卑已謙恭端心愷悌同明無終鮮之歎可愛有既和之體桑榆未及魯衛之道咸興葵藿皆傾管蔡之讐不啟所謂扶枝葉固根蒂播仁風匡大禮皆天下之為人弟者矣範人倫者莫先於元首遵孝理者在致乎精誠必有尊也天其父必有先也日其兄九服洽和若嗣高於廣大萬機洞照契承照於貞明故得孝道日彰休聲風靡指圓蓋兮欽若仰紅輪兮翼

爾由是海內無賊子姦臣吾君如此

祭法天道賦

以君子之祭能合天道為韻

宋 文彥博

稽立言於往典考至德於明君承大祭以無忒法高穹
而有聞初祀為儀隨時之義寧爽蘋蘩致潔用天之道
爰分昔者明王古之君子著誠將格於祖考昭孝遂嚴
於禋祀必防黷祭之失乃協奉先之美所以法乾造以
無違順天時而有紀外盡物而內盡志既表儉然春日
禘而秋曰嘗皆符倬彼禮無違者神其饗之順寒暑往

來之節感陰陽代謝之宜簠簋斯陳怵惕於履霜之候
黍稷是薦齋莊於濡露之時然則域中四大實本於天
禮有五經莫崇乎祭伊祭典之克舉與天道而相契不
踈不數爰遵奉若之規是享是宜蓋得欽崇之制是知
威儀抑抑夙夜兢兢將惟馨而是薦在無變以為能感
於神明舉十倫而寅奉行其典禮循四序以欽承故得
愉愉之忠是伸穰穰之福可納或宗祀之怠棄則禍淫
而暗合不然則何以歲祈百穀涓辰日以郊耕君主五

行體盛衰而祖臘則知將制其祭必本於天於以表乎
思孝於以示乎承乾率神而從固未彰於純嘏被袞以
象可同致於吉蠲偉乎潔彼踐籩具其蒹藻欲恭致於
薦享皆冥符於穹昊是則葛伯之為仇焉知天道

王道正則百川理賦

宋江行

物格大順化由至公本一道以持正致百川而會通庶
政修明端若承天之意衆流協應沛然行地之中嘗聞
宰物之工提平在聖大而覆載者既輔相以德廣而融

結者皆管攝以政故彼災祥繫乎邪正惟王有歸往之
義蓋在為公而水存平準之稱遂皆得性何則明審刑
罰持循紀綱亶聰明而作后一好惡以遵王執此之政
兮堅若金石行此之令兮信如陰陽有猷有為屏邪心
於黨附或源或委暢柔德於靈長由是溫洛效珍滎河
薦祉若江漢焉莫不歸其潤若畎澮焉莫不循其理民
自絕於昏墊物大蒙於豐美坦周人之砥道率履大中
協夏后之神功救寧洛水宜非德之隆者高深遠近而

必及道之公者徧覆包含而不偏博既通於化育幽遂
達於淵泉上廣堯仁有既陂之九澤下殊幽暴無皆震
之三川况夫中和發於聖誠精稷交於神造萬物之類
尚率育而總總五行之本宜分流而浩浩平康在治茲
咸敘於彝倫脈絡交通遂安行於故道向若所持悖繆
所向阿私或盛外家之寵或簡宗廟之儀害既作矣時
將殆而白馬沉而福益遠金堤塞而民已疲是以雅什
貽譏益念沸騰之失漢臣建白重興涌溢之悲殊不知

水之為功物資其澤以之浸潤也其功倍以之灌溉也其利百然而疏導則莫勝其勞壅塞則悉罹其厄惟王道公正而不頗自然順適

畏天者保其國賦

以祇畏天道能守其國為韻

宋

歐陽修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肅祇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德為人上者兢兢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咸熙者也探齊

王之式陳懿子興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本為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治平是宜守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慮威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罔怠致疆啟幅員之內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鑒之其邇保

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
稱是故懼無菑以為懷是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
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遑啟
居今以圓靈之是奉無敢暇豫今以中區而自守昭事
而宜乎宗社咸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
功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足憚於覆
燾必克固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洊雷著
修省之說於時保之至哉闡繹聖猷鋪昭皇極眷懃悚

以為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為大而君則之故
定於萬國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宋 歐陽修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
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以時
而下告吾其修德禍患可消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
善則降祥德苟至今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
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

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為引近事而為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太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日食正旦雨水木枝如此之類皆陰之為蓋陰為小人與婦女又為大兵與蠻夷若四方之為患則羣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

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
惑肅清宮闈而減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
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
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得失
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
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貨財盡於
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
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

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
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天至高遠也
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
能惠則休符之並貺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
一言之出兮誰敢不從百事責實兮自然無曠發號施令
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為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
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
於聽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

於明君故未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於鼎成商帝之功勲蓋恐懼修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問直言之狂斐惟冀愚忠之可採苟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扆

陽禮教讓賦

宋 范仲淹

聖王制陽禮於百姓興民讓於九州覩射飲之斯在知政教之所由我弓既張觀德之風遐被朋酒斯享序賓

之義咸修觀其司徒之職既揚王者之教云下使穆穆而鄉飲俾濟濟而燕射將以弧矢之利習彼威儀復於樽俎之間宣其教化至若洞啟澤宮射夫來同內叶和平之志外敦廉順之風揖讓而升非尚六鈞之勇進退可庶不矜五善之功此射之讓也邦教攸崇又若以年以品會於鄉飲在獻酬之無謬居長幼而必審貴賤位矣三賓之象不踰和樂興焉百拜之容弗寢此飲之讓也國人是稟則知邦禮循循以教萬民所以安天下於

不競所以教域中之有倫射不主皮息爭心於君子酒
以成禮導和氣於鄉人是知用之而在化可久廢之而
其化則不斯射也可以止其暴亂斯飲也可以樂其富
壽所以反當仁之義以勸四方遵成魄之規用寧九有
然則謂其陽也取其吉而為名謂其讓也取其和而不
爭於以見莫善於禮於以見與世作程侯以明之罔替
君臣之義禮無違者遂諧賓主之情遂使德藝可觀忿
肆端已乃沿事以興教蓋因時而立紀故聖人務焉則

違之者寡矣

政在順民心賦

宋 范仲淹

王者廣育黔首誕布皇明闡邦政而攸叙順民心而和平振窮恤貧必俯從於衆望發號施令實允叶於羣情昔管子以祖述大猷發揮明主垂教之言斯著為政之方可觀以謂逆其民而理者雖令不從順於民而化焉其德乃普是以究其所病察其所宜禮應時而沿襲教隨俗以彰施欲求乎廣所及也必在乎俯而就之彼患

困窮我則躋之於富庶彼憂苛虐我則撫之以仁慈於
以見百姓為心萬邦惟慶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夫不
遂其性所以感其和氣所以為之善政故得上下欣合
莫聞不協之謀遐邇悅隨每覩易從之命豈不以政者
為民而設民者惟政是平違之則事悖順之則教興乃
古今之必重實賢聖之所能亦猶梓匠任材因曲直而
制作化工造物隨大小而陶甄是以布政從民者黎元
克信驅民從政者羣心不徇思柔遠而能邇必去逆而

效順舉刑罰罪因衆棄而方行列爵養賢由僉諧而後
進懿夫施此彝倫洽彼生民在上者弗私其欲居下者
孰敢不遵務材訓農皆因民之所利布德行惠常捨己
以從人今我后稽古省方順時察俗上克承於天道下
弗違於民欲有以見善與物之咸享實無幽而不燭

通其變使民不倦賦

以通物之變民
用無倦為韻

宋
蘇軾

物不可久勢將自窮欲民生而無倦在世變以能通器

當極弊之時因而改作衆得日新之用樂以移風昔者
世朴未分民愚多屈有大人卓爾以運智使天下羣然
而勝物凡可養生之具莫不便安然亦有時而窮使之
弗鬱下迄堯舜上從軒義作網罟以絕禽獸之害服牛
馬以紓手足之疲田焉而盡百穀之利市焉而交四方
之宜神農既沒而舟楫以濟也後聖有作而弧矢以威
之至貴也而衣裳之有法至賤也而臼杵之不遺居穴
告勞易以屋廬之美結繩既厭改從書契之為如地也

草木之有盛衰如天也日星之有晦見皆利也孰識其
所以為利皆變也孰詰其所以制變五材天生而並用
或革或因百姓日用而不知以歌以詠豈不以俗狃其
事化難以神疾從古之多弊俾繇吾而一新觀易之卦
則聖人之時可以見觀卦之象則君子之動可以循備
物致功蓋適推移之用樂生興事故無怠惰之民及夫
古帝既遙後王繼踵雖或不繇於聖作而皆有適於民
用以瓦屋則無茅茨之敝漏以騎戰則無車徒之錯綜

更皮弁以圓法周世所宜易古篆以隸書秦民咸共乃
知制器者皆出於先聖泥古者蓋生於俗儒昔之然今
或以否昔之有今或以無將何以鼓舞民志周流化區
王莽之復井田世滋以惑房琯之用車戰衆病其拘是
知作法何常視民所便苟新令之可復雖舊章而必擅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夫何懈倦

三法求民情賦

以王用三法斷
民得中為韻

宋 蘇軾

民之枉直難其辨王有刑罰從其公用三法而下究求

輿情而上通司刺所專精測淺深之量人心易曉斷依
獄訟之中民也性失而習姦邪訟興而干獄犴殘而肌
膚不足使之畏酷而憲令不足制其亂故先王致忠義
以核其實悉聰明以神其斷蓋一成不可變所以盡心
於刑此三法以求民情孰有不平之歎若夫老幼之類
蠢愚之人或過失而冒罪或遺忘而無倫或頑而不識
或冤而未伸一踏禁網利口不能肆其辯一定刑辟士
師不得私其仁孰究枉弊就明偽真刺宥舍以盡典公

原其實輕重中而制法何濫於民雖入鈎金未可謂之
堅雖入束矢孰可然其直召伯之明猶恐不能以意察
臯陶之賢猶恐不能以情得必也有秋官之聯贊司寇
之職臣民以訊讞國憲以何疑寬恕其愆斷人中而無
惑然則園土之內聽有獄正之良棘木之下議有九卿
之詳五辭以原其誠偽五聲以觀其否臧尚猶哀矜而
不喜悼痛以如傷三寬然後制邦辟三舍然後施刑章
蓋念罰一非辜則民情鬱而多怨法一濫舉則治道汨

而不網故折獄致刑本豐亨而御世赦過宥罪取解象
以為王得非君示天下公法與天下共當赦則赦姦不
吾惠可殺則殺惡非汝縱議獄緩死以中孚之意明罰
敕法以噬嗑之用彼呂侯作訓赦者止五刑之疑而王
制有言本此聽庶人之訟噫刑德濟而陰陽合生殺當
而天地參後世不此務百姓無以堪有苗之暴以虐民
者五叔世之亂以酷民者三因嗟秦氏之峻刑喪邦甚
速儻踵周家之故事永世何慙大哉唐之興三覆其刑

漢之起三章而法皆除三代之酷暴率定一時之檢押然其猶夷族之令而斷趾之刑故不及前王之浹洽

賞以春夏賦

以天子行賞欽順時令為韻

宋

歐陽修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勲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無忘爾勞法蠶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原夫執政者君為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為其喜蓋夫欲固其國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無僭必順時

而合軌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惠建官當俟薰風
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執衡在氣為燠於
時主生東動也事以之起南任也物以之成我所以推
本萬物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是以有度寒暑於
焉而不爭頒以土田順木行而養育昭其服物助火德
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
柄以歸已求其端而取象法太族贊陽之月行慶有常
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

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
文前規具在景風為賜爵之候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
天以臨民天道在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為和而為福
時與事逆則有蓄而有謹在乎察動靜以為本布仁恩
而克慎亦猶獮田主殺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
冬而乃順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
無聞於拂時且異夫賜以鞶纓示假人而取誚贈其袞
冕譏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為令

苟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戒後王之立政

王言如絲賦

以有云如絲演若綸組為韻

唐謝觀

君言之重兮發彼加人如絲之細兮出已成綸將植樞機之本必滋秒忽之因初具體而微降一句之繩準俄觸類而長入百司而縷陳是知作彼紀綱從而推闡密旨欲布殊私以展透冕旒以尚細入鈞衡而漸演及爾如貫審知詞理絲絲搏之則微益見言密繭繭且夫謂

至密而已著將未聞而已聞遂意淫繹隨聲糾紛無類而洪纖起散有條而派脈別分離一庭之間聽皆歷歷出九門之外遠已云云是故遐邇羈縻上下聯絡毛舉之讚是卹蠶食之誠詎作詔多事而折藕難比寫綢繆而曳緒不若遇終軍之一請便吐長纓後龔遂之載言俄陳亂索不同抱布而取詎等如柔而吐孜孜下問義同小往大來軋軋若抽事符以索繼組不可卷也引而伸之不滯異維舟之紼無點殊墨子之絲與奪而起於

分寸傾危而失在毫釐夫如是上言也不可
不精下聞也不得不受知駟足之難及保三
緘之可守語不墮而寰宇歸心思無邪而蠻
夷稽首可以網羅八表可以倫貫九有然後
緝熙不柰條章有餘自契不言化矣豈假
聞斯行諸方知微細之喻也敢願戒慎之所如

信及豚魚賦

以聖朝道孚
微隱為韻

唐封孟申

皇帝奉天心執人柄自毛羣之賤品及水族之微命咸
安其生各遂其性小既化矣諒庶物以知歸大亦宜然

由一人之有慶允所謂法中孚以立極體渙汙而施令
其信也符天之不言其德也與道際其聖徒觀其行藏
出處安逸逍遙時乃上冰且不爽於春候時乃登俎幸
見錄於清朝何政令之不誠何性命而不保清瀾自適
則樂我深泉行葦不傷則樂我豐草趨時者保去留之
性默處者契雍熙之道懿夫堯之為理路行皆如此易
之取象叶義必同塗物苟在微則豈唯豚爾類苟在隱
則何必魚乎可謂德侔造化道泯虛無無遠不均將由

夫大而不約何幽未及詎同彼小且未孚穆穆魏魏我
后垂衣域已臻於仁壽信乃及於賤微恣彼噉喙在安
流而長逸睹其膚革與至道而俱肥斯可以見聖皇軌
物誠理是非奚獨龜龍假而表瑞麟鳳降而增輝而已
哉士有象既得而言欲忘信已誠而行庸謹安貞誓於
期耄慎獨稟乎韶齔觀光上國感豚魚之以孚願仕清
朝匪巖穴之可隱

牛羊勿踐行葦賦

以皇化所加德
同周道為韻

唐王 綽

育物恩廣垂衣道豐流德澤於行葦示仁心於牧童且
曰驅爾牛羊勿近萋萋之道恐其蹄角踐傷泥泥之叢
斯乃家國攸用華夷所同俾遂生榮之性仍敦忠厚之
風是以發自睿情指乎幽渚伊方苞方體之地匪或寢
或訛之所未逢至化其生有類於蒿萊今被仁風所貴
不殊於稷黍懿夫拂水沙際搖煙路傍安可縱三犧而
蹂躪放千足以跳踉莫不欽聖教感吾皇戒彼畜之奔

逸免斯條之折傷由是綠野分驅蒼葭共保但跼桃林
之坂自翫金華之草春風澤畔如生遂字之心落日山
邊盡認下來之道況乎挺本方茂為航可嘉霏靡而爭
芳荇葉參差而競秀蘭芽若使大武斯履柔毛所加則
八月洲前無復凝霜之葉三秋江上難逢似雪之花是
以咸仰嘉猷式遵玄德牧者既以承其教虞人得以修
其職故能隔瑩蹄於平野莫往莫來限墳首於荒郊自
南自北然後澤靡不洽恩無不周國有殷充之實家無

罄匱之憂網不入於污池斯言莫偶斧以時於林數厥
義難侔偉夫至理彌彰前經可駕遠符大雅之什允協
文王之化因知皇王之教所憂不惟禾稼

聖人不貴難得之貨賦

以題為韻

唐

王 棨

披老氏之遺文見聖人之垂則戒君上之所好慮天下
之為惑且物有藏之無用求之難得若將貴也則廉貞
之風不生吾苟賤焉庶嗜慾之原可塞斯乃復道德之
本為政化之端雖聞乎無脛以至曾忘其拭目而觀於

以息數斂激貪殘皆重黃金我則捐山而孔易咸嘉白
壁我則抵谷以奚難莫問瑕瑜詎論妍不節儉之德既
著饕餮之名何有表因禁後應無為狗之勞珠自鍛來
已絕伺龍之醜只如照車於魏徒稱徑寸之貴易地於
秦虛重連城之珍一則受欺於彊國一則見屈於聖人
豈若端耳目寂形神視彼瓊瑰之類齊乎瓊瓚之倫義
動貪夫皆少私而寡欲化移流俗盡背偽以歸真可使
路不拾遺人忘好貨顧予有摘玉之志俾爾無攫金之

過則以此行道而大道復隆以此移風而玄風再播且
夫君教矣人效之若不去其奢而返其本必將肱爾篋
而控爾頤亦何必樹美珊瑚競列華筵之翫布求火浣
長充內府之資方今闡靈符握金鏡若能來淮夷之琛
不以為貴入王母之環不以為盛上崇朴素之道下率
廉隅之性豈惟咸五而登三可與大庭而齊聖

漢文帝却千里馬賦

以清道乘輿前
警後蹕為韻

唐
闕名

皇天眷命兮炎漢斯興運鍾三葉兮文德可稱六龍整
儀賤纖英而不服五馭飭駕却良駿而不乘猶是遐邇
授首蠻夷屈膝梯山航海者望之如雲納賁貢珍者府
無虛日別有吉良之種渥洼之出嬋飛黃於軒宮奄驊
騮於周室歷無草以入貢涉流沙而效質就御服以馴
養願驅馳而警蹕其體也廣膺毛服其目也擁後決前
眸點漆而鏡朗權應規而壁懸稟月精於地法星象於
天鬣上朱明溝中血走朝辭辮髮之俗暮憩雕題之數

驕驕慙專美於前驤褭愧垂名於後及夫噴玉勒而沫
素鳴金珂而響清指九重以獻壽勒百禮以效誠帝於
是宣皇風馳聖道前賢斯鑒古訓斯考差轍迹於穆王
想旅焚於召保乃宣言曰朕法天以清淨法地以玄虛
有典有則不疾不徐梢星之旗逮於前步彗雲之旆設
於後車吉行三十而當息良馬千里而馬如爾以馬為
寶我以德為輿與其授受以交喪曷若乾乾而捨諸獻
馬者乃默覲慙顏低徊弔影步遷延以眷眷神寂寞而

耿耿於是德日洽祚惟永俾來葉之嗣君仰斯道以自
警

却千里馬賦

以上之所班諸侯不貢為韻

唐

獨孤申叔

惟漢德之雍熙俾遐荒兮肅祗布澤所治致遠人之樂
只任土必貢奉良馬以來思殊乎皎皎陋乃駢駢冀八
鑾以御矣齊四牡以維之由是朝發於窮邊夕獻於君
所倏追風以掣電邈千里兮一舉仰駉驥之居周鄙驕
驪之在楚故將進薦於象魏庶得超遙於苑囿帝曰斯

馬爾其還與旅獒之訓今則皎如歸獸之義寧當忽諸矧乃乖乎法駕而不合於乘輿且帝之御也厥儀惟舊帝之動也其道惟守驅千乘以啟前羅萬騎以居後分青旌兮在左揚素旆兮在右儼五路以居中矯六龍以齊首龢轡是饗將節乃疾徐次舍有期豈宜乎奔走蓋順之而則可信違之而則不雖千里兮足珍於一人兮何有矧乃場苗既食馬政攸班間以赤兔兼之白驪叶圖之駒伏皐稱德之驥在閑足以驅馳於九域之內足

以巡狩於六合之間宜乎旋爾故鄉歸於舊壤超乎霄
漢適彼莽蒼庶逐北風之思却從東道之上俾得交頸
喬土翹足荒陬克全真性有歸羣休同越地之放象似
桃林之罷牛豈彼驂騑卒見羈於造父寧同屈產終服
御於晉侯是知漢文之德彌尊歸馬之猷克中示後之
立國者盡規矩之以却遠方之貢

却走馬賦

以天下有道無
所用之為韻

唐
闕名

貞元初既平凶醜海縣安阜歸戍人於田里却戰馬於

隴畝所以示力爭之無益昭靜勝之足有乃命司武闢
御阜出羣駒於紫陌閱衆驥於黃道吉行之乘存六駮
而有餘無戰之時惜萬蹄而空老於是脫羈鞅任超逾
騰驤於古塞之外飲齧於洪池之隅恣蕭蕭之永逸免
逐逐之長驅天廐初辭誠貴人而賤畜農車儻駕亦以
有而之無留之則踠其駿足而不與人共捨之則遂其
生適而省其國用顧東道之常來凌北風而遠縱曩者
揚鑣噴沫環甲鳴鞭角紫燕以行地隨飛龍而御天追

風於陣表絕電於君前功德難忘信彌多而不厭驕奢
作戒故雖愛而必捐任物自然仁之上者修文偃武德
之要也屏危事之形影張禮容於宗社尚茲恬淡見道
發宸衷釋彼權奇知化成天下材雖駟駿用亦有時艱
難則雲從而騁力開泰則野逸而呈姿昔常代於人勞
良多効矣今則遂其天性非曰棄之感君恩之有序彌
天壤而得所望驂駢而躑躅依水草以容與彼周武之
歸漢文之却曷足方我皇之明舉

焚雉頭裘賦

以珍異之服焚去無取為韻

宋

文彥博

晉武帝以德繼惟睿功齊乃神焚雉裘而崇儉負鳳宸
以臨民化被元元必被先王之服燔茲楚楚蓋除希世
之珍原夫聖澤遐敷皇風廣被當百度之攸敘見萬邦
之從乂諸侯述職既息貢於瑰竒獷俗賓王亦咸輸於
珍異伊彼程據當茲盛時庶為臣之美矣必竭節以事
之由是製此雉裘將充乎任土之貢獻諸龍陞爰陳乎
執帛之儀徒觀其麗彩鮮明爛光彬郁彌縫皆自於藻

翰制作遂成於珍服異王恭之鶴氅但取清竒殊李兌
之貂裘惟彰溫燠帝乃念茲至巧命以俱焚慮淫靡之
下漓薄俗恐奢華之上惑明君俄委燎原之勢遂同有
齒之焚紅燄初騰漠漠而漸成餘燼青煙欲斷依依而
尚藹微芬然後珍怪罔求姦邪悉去六合咸歸於儉德
萬化永安於鴻緒雖斯裘之甚美焉能衣之以奉天且
厥用之至繁豈可被之而當宁若然則聖政敷於九有
帝德合於三無闡易俗移風之道遵還淳返朴之途雖

文帝之罷露臺尤難並矣縱武皇之焚甲帳未可同乎
則知德不廣無以化蚩蚩之氓儉不崇無以成蕩蕩之
主故焚裘之可美在去奢而有取既著美於一時遂流
芳於千古者也

任官惟賢材賦

宋 范仲淹

官也者名器所守賢也者才謀不羣當建官而公共惟
任賢而職分大則論道經邦帝賚之猷允著小則陳力
就列家食之歎無聞王者臨萬邦之民列百揆之職將

致理而有成故掄材而不忒示以好爵惟皇之士攸臻
致於周行命世之才盡得始其精選不貳明揚勿休察
其言之所謂觀其行之所修苟進者不可不慎待用者
予取予求勸農免人咸委循良之德處煩理劇悉資濬
哲之謀豈不以官人者一人之股肱兆民之綱紀厥用
也雖各司其局厥功也蓋同歸於理非其人則貽民之
憂得其人則致君之美是故孜孜於仄席憂在進焉
俾濟濟以盈庭野無遺矣蓋以非賢不乂得士則昌度

其才而後用授其政而必當上以見知人之道下以見
稱職之方亦如大厦構成惟美材而是取良工制作得
利器而允臧自然讒邪知禁惟君子之是任政教昭宣
致王業之不愆庶類咸若羣方晏然其或未精黜陟弗
辯媼妍素餐之誚必作嘉魚之詠莫傳蜀若我命以鈞
衡乃負鼎之明哲升乎諫諍必及雷之忠賢大哉考古
典之訓謨覽前王之取舍魏魏堯帝得五臣而洽域中
赫赫軒皇用六相而光天下故我后法二帝之垂衣舉

多賢者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

宋 范仲淹

地廣千里功虧一賢故開基之大矣寧命世以生焉附
益我疆雖有邦畿之遠發揮王業難居家食之先得
不載考謨猷旁稽士實延袤之境土雖衆挺特之才難可
惜彊吞是戒豈一千乘之多為禮聘斯行在五百年之
間出又何取險包絕壑深控澄江非形勝於百二貴國
士之無雙尋師之道路咸歸何能翼聖展驥之途程盡

入詎可經邦是以攻掠無聞簡求可考匪煩開拓之力
唯取弼諧之道秦商於而齊即墨非我之求傳巖野而
渭水濱是吾所寶唯賢也其功莫料唯地也於用如何
自欲得人之盛豈須拓地之多爵舉之流可進之而授
賞目極之所難獻之而請和斯蓋意切求賢事非避地
雖沃野之咸在諒奇才之足懿任附庸之國衆胡比盡
忠縱兵賦之數多罔加餘智豈不以賢之得雖少必貴
地之有雖多曷能捨地得賢今邦基以立失賢有地今

國難隨興是故治亂咸繫古先足徵鴻溝割而楚亡惟
賢不用昌國去而燕奪何地堪矜在乎啟土罔資虛襟
是急皇明由是以彌遠鴻業於焉而允緝若然則議賢
者之深功何城而能及

三公調陰陽賦

以中輔之職變理陰陽為韻

宋

陳襄

朝無闕政官設居方故三公俾輔和於邦國用調燮於
陰陽居槐位以分班洞均舒慘列鼎司而效職灼序柔
剛伊昔令王寵綏縣宇以謂設官分職兮非政而曷任

曰陰與陽兮非公而莫主由是統爾和氣委茲中輔兢
兢論道順消長以無差業業在朝致中和而茲取誠以
翼奉君上贊臨域中竭股肱而胥附調變化以無窮位
應六符正居夏居冬之氣爵隆八命定為刑為德之功
况夫子育羣生君臨大國二儀有愆伏之運四氣異往
來之則得不命乃上公謹茲常職庶天令以惟和禔歲
功而無忒卓爾量才之任式序為綱居然明理之司用
期合德則知陰不治也惡肅殺以非宜陽不順也慮生

成之有遺故我法三光而昭若專二氣以調之使萬物

各得其所庶人不失其時稟四海之儀率正耀藏之度

居萬民之表庸均唱和之期夫如是則居職儼然經邦

翼爾順成開闔之化曲致雍熙之美是以邇吉有問牛

之志蓋務協和陳平無對獄之辭用勤變理懿夫國之

治也必頒官而分務物之生也蓋抱陽而負陰惟此承

君之職式勤觀變之心九卿通寒暑之權功惟並致太

史司星辰之候事匪同欽誠哉茂建官儀昭垂邦牒萬

機之政是務三合之宜用燮自然天地節而歲時和致生成之允協

六官賦

宋 范仲淹

伊六官之設也所以經綸庶政輔弼大名治四方而公共宅百揆而職分克勤於邦同致皇王之道各揚其職以成社稷之勲王者富有八紘君臨萬國何以致熙熙之化何以崇巍巍之德欲行其教必舉賢而授能將致其功故列官而分職乃立冢宰爰命司徒一則執掄衡

之柄一則掌土地之圖總其庶官位定而上下皆正敷
於五教民成而怨惡曾無至若宗伯執事而惟和司馬
論功而無曠典三禮而稽古統六師而安上俎豆之事
登降而不失其宜軍旅之容征伐而無有不當又若司
寇之治可畏司空之政惟常主憲綱而有典有則勸農
功而無怠無荒御百姓於五刑罔敢作亂宅兆人於九
土孰不來王惟茲六官邦國是保叶贊王業恢張聖造
所以均天地之化所以全君臣之道軒皇六相稽其義

而弗違舜帝五臣比其功而可考夫如是則六官之任也司二儀之理法四時之名於以平天下之政於以安天下之情得其人則聖政咸若失其人則王化不行雖乃武而乃文各從其理體亦同心而同德共輔於文明今國家博采遺賢陟明多士將五帝以齊邁命六官而共理有以見萬國一家頌聲作矣

六事廉為本賦

以先聖之貴廉也如此為韻

宋

蘇軾

事有六者本歸一焉各以廉而為首蓋尚德以求全官

緒條分雖等差而立制吏功旌別皆清慎以居先器爾
衆才繇吾先聖人各有能我官其任人各有德我目其
行是故分為六事悉本廉而作程用啟庶官俾厲節而
為政善者善其事能者能制宜或靖恭而不懈或正直
而不隨法則不失辨別不疑第其課兮事區別矣舉其
要兮廉一貫之蔽吏治之否臧必旌美效為民極之介
潔斯作丕基所謂事者各一人之攸能所謂廉者通衆
賢之咸暨擬之綱告先綱而後目況之布帛先經而後

緯於太宰處八法之末厥勢既分在西京同大孝之科
於斯為貴乃知功廢於貪行成於廉苟務黷貨都忘屬
厭若是則善與能者為汙而為濫恭且正者為詖而為
儉法焉不能守節辨焉不能明嫌故聖人惡彼敗官雖
百能而莫贖上茲潔行在六計以相兼此蓋周公差次
之小宰分掌者考課則以是黜陟大比則以為用捨彼
六條四曰潔晉法有所虧焉四善二為清唐制未之得
也曷若獨標茲道分貫其餘始於善而迄辨皆以廉而

為初念厥德之至貴故他功之莫如譬夫五事冠於周
家聞之詩雅九疇統之皇極載自箕書噫績效皆煩清
名至美故先責其立操然後褒其善理是以古者之治
必簡而明其術繇此

賢不家食賦

宋 范仲淹

國家廣闢四門惟賢可尊俾進身於祿位寧退食於丘
園出仕文明萬鍾之榮自足不居側陋一簞之樂奚論
當其王道勃興聖人在上納忠良而罔怠庶弼諧而無

曠敦三接而何善不臻達四聰而無遠弗訪思舉之士
效明試於黜庸崇德之人恥素飧而高尚莫不濯纓交
進束帶相先上既諧於輔聖下絕見於遺賢克勤於邦
自重茵而列鼎不出其位寧鑿井而耕田遂使獻替無
虧經綸是假外兼濟於黔首內盡忠於王者行爵出祿
但見其聖人養賢論道經邦詎聞乎君子在野豈不以
天下之政也惟賢是經天下之情也得賢而寧所以宅
茲百揆所以康彼萬靈靡吟皎皎之駒已縻好爵且詠

呦呦之鹿盡宴明庭彼如藜而隱者亦士之醜飲泉而
居者何樂之有曷若我美祿是于良時是偶如蛟龍兮
得雲雨異麟鳳兮在郊數是以子牙就聘求魚豈戀於
水濱伊尹逢時執耒寧思於田畝美夫聖主斯在明賢
不遐咸簪纓而奉國豈非薄而在家庭冕之前既協鹽
梅之用衡茅之下誰興葵藿之嗟士有學稟素風運逢
皇極方勵入官之業獲頌養賢之德幸奏藝於堯階庶
無慙於家食

鴻漸于陸賦

以鴻在於陸為
世儀表為韻

宋

文彥博

觀乎大易嘉此冥鴻因漸陸以斯顯遂為儀而可崇欲
潔於身克務乎升高自下不濡其翼寧煩乎激水搏風
原夫居賢之象載觀設卦之由斯在體於鴻則蓋取進
動漸於陸則爰求夾塏寧同越鳥依棲永戀于南枝有
異莊鵬運轉常歸於北海徒觀其載飛載止匪疾匪徐
矧徊翔而翩若必高潔以依於翻迅羽以噤噤弋人何
慕冲層峰而岌岌陽鳥攸居高遂雲飛長辭水宿別海

上之鷗鷺鄙波中之鳬鶩肅肅隨陽翩翩遵陸見可而
進同鳳鳴於高岡靡常厥居類鶩遷於喬木豈不以陸
者地鎮之峻極鴻者羽族之珍奇翼若詎重於軒翥屹
然迴出於喧卑非來者之漸矣安跂予而及之鸞游而
蓋不足取隼擊則又何能為將候鴈以同賓羽翮既就
與時龍而共起燕雀焉知不雜塵游寧隨波逝固殊遵
渚之列自有鳴山之勢類彼勤行之士卓爾離羣同乎
高蹈之人飄然出世且夫棲陵木者甫濱於山足集磐

千者尚邇於水渚苟人言之有厲則世網以見縻曷若
我將翺將翔首據高明之地爰居爰處俯為衆庶之儀
孰謂乎無所取才不離飛鳥或俯集於雞樹或下臨於
鳳沼且其羽翼清虛可以為天下表

越裳獻白雉賦

以周德方興遠
夷入貢為韻

唐
謝觀

憬彼越裳南之一方感皇化於蠻貊獻白雉於周王原
夫獲皎潔之姿奉鴻私之德閉靈質以雕玉馳星使於
絕域夕辭南土形迷夜月之光曉向北風影混朝霜之

色嗟乎跋涉空濶江山阻修途程萬里星歲幾周過吳
門而練影光透染曹風而麻衣色浮然後達成周之大
庭陳本國之所執歷雉門而捧進隨鴻臚而坐入俯雕
題而就位拱䟽趾以前集利觚玉植修領縞戢風搖細
尾當軒而練帶長垂日照輕毛在手而雪花孤立以其
耿介無比貞明可稱距列瑤刺身攜鶴翎徘徊而隙駒
其轉奮迅而振鷺將興其淨珉潔其神露凝皎皎敷粉
亭亭卓冰自稟時清之化誠非日浴之能勿以臣之賤

所獻無徵勿以禽之微所來自遠蒙恩覃而化及似風
行而草偃是以齎此嘉瑞唯憂後時欲以明誠上答敢
以遐阻為詞作獻靡遼東之永不緇殊墨子之絲一以
見澤兼鳥獸一以彰德被蠻夷王乃愀然色動沉然念
茲發明南國之忠汝之遠矣舉奏殊方之瑞予甚嘉之
方知雉之潔兮可珍士之潔兮殊衆可珍猶尚於夷俗
殊衆可標於歲貢儻援引而不遺願舉白之一送

越裳獻白雉賦

明
劉克正

覽聖緒於前代兮考王德之所隆伊蒼姬之撫宇兮景
運闢以熙融惟武之以仁易暴兮成繼序而克崇后既
賢而紹聖兮左右以元輔旦之公忠蕩太和於宇內兮
宅九土以帡幪若越裳之荒逖兮亦感德而來同紛旅
庭其底貢兮奉瑞物以先容嗟爾其負海以為邦兮固
窮南而作域溘其濟乎炎之洋兮川嶺紆迴以巉巖望
中華之恍惚指北斗以下睇兮奄至乎天子之國吾始
未知夫道里之幾何兮曾不可以遐計而周度俗既異

譯以殊文兮托累譯以通忱杳上世吾罔有聞兮實重
勤乎遠人顧正朔所不加兮恐德澤之未淪謝厥贄以
無享兮賓其衆而弗臣孫大美而弗居兮固玉道之宏
也歷九州而致物兮亦遠人之所從也惟風雨之順時
兮無靈烈之為虐暨溟波之不揚兮效厥靈於海若蓋
三年而今茲兮詎奄聞於旬朔吾儕僻陋其何足以知
兮亦藉荷於厚薄向故老以訊言兮識聖人之有作吁
嗟白雉胡為兮遵山梁而飲啄含元氣以自適兮包純

質以為絡匪儔侶之所同兮矜錦文之紛錯惟耿介之
獨持兮故完潔而不濁疊霜毛以連翩兮迴玉立而綽
約既失皎於素鵲兮亦奪鮮於皓鶴陟高岡以朝雛兮
應鳳鳴於丹穴張大網之恢恢兮掩修容之濯濯性馴
擾以不驚兮若依仁而有覺雖僻壤之自產兮乃王瑞
之攸托眷羽族之足珍兮豈終淪於夷落仰大邦以來
獻兮媿將承之猶薄惟四靈紛其畢至兮既雜還於郊
郭伊茲鳥之細微兮寧增殊於鎬樂諒來者之無拒兮

翼余誠之卒獲離荒裔之越絕兮奉靈囿之豁廓苟幸
齒於來儀兮縱疎遠其奚忤惟元輔之虛已以翊贊兮
乃致厥美於嗣王創指南以適歸兮示柔遠之不忘命
太史使按圖兮考符應於舊章嘉我祖之肇卽兮始鳥
翼而發祥赤鳥流於王屋兮我武赫以維揚逮旅獒之
來庭兮乃遠人至而周道光子明辟亶其克肖兮揚大
烈而寔昌德下及於游潛兮亦上格於飛翔肆無遠而
不屆兮奄獻瑞於殊邦物豈無因而至今兮漸王澤之汪

洋維金氣之馴服兮，亶白質之來章。屬火德之當陽兮，乃徵發於南方。何遠物之足貴兮，固將比德於虞唐。伊明明之基命兮，荃受祉其未央。純厥修以比德兮，合天人之所章。令遐邇其若一兮，亦永綏於靈長。吁嗟王路邈其未有底兮，胡寧玩物而怠康。於是王乃為白雉之歌，歌曰：載戢干戈，承先烈兮；遠至邇安，白雉潔兮；股肱惟良，翊朕德兮；公旦乃拜手稽首，賡載歌曰：皎皎雉兮，來南中兮；惟王諝德，臣何功兮；緝熙敬止，永保終兮。

越裳獻白雉賦

明 吳中行

伊皇周之奕葉兮播太和以重熙嗣謨烈而式序兮方
履盈其受釐元相惟德之勤兮輔明辟於垂衣錫羨卹
膺膺實錄而凝庥兮敷天命於時幾繼離保泰仰丹書
以作則兮光帝德於華夷繫越裳氏之遐逝兮知中國
之有聖纘緒者穆穆負扈者明明迓衡一德綏猷四境
波氛已恬休徵時應美矣復彰傳之益盛叩熨之遙裔
奉王朔以為正豈自阻於炎荒亦願覲夫文明之彪炳

通重譯以來王叩疆闕而請命絕域窮徼回面易聽編
髮駢趾異飾詭覲望帝閭以咸賓兮欽皇綱之維競既
梯航而至止兮覩禮樂之繽紛執方物以為贄肆庭實
其何所陳惟服食器用為德之致兮迺弗產於粵濱雖
火齊夜光之璀璨兮恐寶玉之不見珍鳴岐之鳳游數
之麟既克致夫上瑞又奚假於遠人睠鹄雉之純潔實
羽族之靈馴必聖德之被物故天心之示禎遂底貢乎
萬里庶輸款於九宸華哉為文翬乎其翼形迷夜月之

光影借朝霜之色聿呈祥於素絲欲增輝夫赤舄彩移
團扇之陸離用備舞干之煒奕豈興歎於在梁匪解顏
之可弋邁殷宗之鼎雉兮茲神休之申錫同禹甸之夏
翟兮更來儀於重譯維時鸞輿御朝鵷序列行化覃海
寓德洽泳翔集羽林而駿奔紛虎賁以鷹揚詔司賓陳
懷遠之儀兮走玉帛之趨蹌俯雕題而就位兮瞻崔駟
以欲颺隨鴻臚而稽顙兮獲上珪於明光豈異物之足
貴兮亦誠享之所將惟來者之不拒兮庇我闔於八荒

造指南之車以導其歸兮示綏柔之不忘既命太史爰
考舊章惟我周之開國乃覆翼以為祥嗣赤鳥之薦瑞
肆倉籙其寢昌覽茲白雉獻自南邦彰純休之方篤驗
火德之當陽奄溥澤於鳥獸豈讓德於虞唐君臣合德
寰宇流芳稱鴻名於罔極垂駿烈於無疆亂曰景運邛
隆泰階平兮皇極懋建文教明兮鳥獸魚鼈罔不寧兮
紹基嗣服撫盈成兮越裳遐陬暨聲名兮濯濯者雉獻
於廷兮惟德致物鑒彼誠兮卷阿矢音此其鳴兮昭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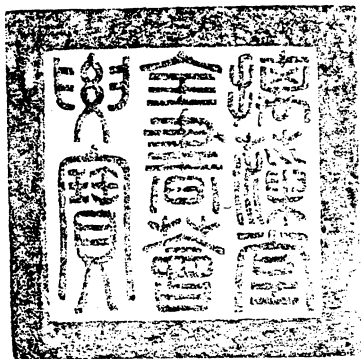
帝眷永底民之生兮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三

謹案卷四十二第二十八頁前七行帝堯聰明文

思按書經聰作欽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潘奕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六十三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四

治道

春秋元氣正天端賦

宋

黃庭堅



昔仲尼陳後王教化之本定舊史春秋之辭尊元氣以書也據天端而正之編歲書以成文必加統始次陽中之首月蓋謹明時當其號令絕於衰周筆削興於將聖遵余制以昭其法撥亂世以反其正舉元首事固將謹

始以叙天書王次春又可承天而為政志在微密言存
後先自混茫之氣始見開闢之功全必變一以書年裁
成有法脩首時之養物推本於天運行四序而繼繼無
窮鈞播百嘉而生生罔既不正其端則其功或息不書
其元則其本孰謂故辭總者大因一歲以稱名而歲始
於春兆三陽之微氣且夫將正其中莫不本於始欲探
其本莫不本於元故發明造化之首以顯著生成之恩
所以唐策劉蕡以體元而上對漢稱董子亦正本以為

言考天正則此為之元論主道則莫與之大裁一字以
垂訓惟萬世之永賴蓋陰陽為本故函三之氣為初而
制作有因見生物之功皆泰言其體而不叙法其體而
不完此有國所以大奉故後聖存而不刊書明天地之
長從而繫事詩為政教之始可以求端大哉凡欲有為
莫不取法元氣之始也故生三統以相用元善之長也
故養萬物而不乏何以太陽發於春乎天者人君之檢

押

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宋 范仲淹

惟大禮之有節同二儀而可詳其大也通庶彙之倫理
其節也著萬化之紀綱貴賤洞分列高卑而不爽弛張
冥契制舒慘而有常稽彼前經察茲大禮其始則生乎
太一其極則至乎無體能長且久定上下而不踰原始
要終與剛柔而並啓觀乎施為人紀張作國維協五常
而有序齊萬物而無私陰陽節之於消長日月節之於
盈虧同異之儀向清濁而別矣往來之則於寒暑而知

之於是各執其中咸約其泰父子正之於內君臣明之
於外從無入有統乾道而長存自古及今配坤元而可
大則知節者禮之本禮者節之筌節假禮而其用斯顯
禮能節而其功乃全所以下蟠乎地上極於天是謂治
之本也抑亦出乎自然誰正北辰之居衆星拱矣孰定
東溟之位百谷朝焉彼以籩豆相參玉帛交致誠非禮
之節是皆禮之器必也變化從宜廣大悉備施於祀事
而不黷布於人倫而有次務於大者可安上而治民引

而伸之則規天而矩地大哉覆載之中其禮周通龍泳
而鱗蟲咸附鳳翔而羽族來同制作從時賦羣形而有
度周旋在我運四序而無窮國家樂導至和禮崇大節
統今古而咸備與乾坤而並列有以見聖人節而天下
寧知大禮之攸設

聖人並用三代禮樂賦

以皇猷昭宣禮
樂備舉為韻

宋

田

錫

吾皇帝膺運承乾唯師古以為先化邦家而輯睦因禮
樂以昭宣雖三代令王稽沿革而殊矣而千齡聖運能

損益而煥然豈不以樂也者本乎天禮也者本乎地將
化民以成俗信有教而無類禮能加肅先俎豆之有儀
樂以導和宜笙鏞之大備昔夏后之御歷也憲章於舜
祖述於堯推歷稽人統之正用寅為歲首之朝牲用乎
騶能降神於肸鬯聲均大夏又何取於簫韶所以致皇
猷穆穆而王道昭昭又若有商之統天也以應天順人
惟干戈兮是舉以逆取順守致彝倫子攸叙恭為禮本
嘉尚白於衣冠獲為樂稱表均和於律呂其以宗周之

致理也以道合乎地者稱帝仁合乎天者為皇能兼帝
皇之盛德是為聖哲之令王駢犢貴誠加以用宗彛之
鬱鬯黃鍾本律其始導天統於陰陽是知三王之救衰
弊而拯黎元也不相襲乎至音靡相沿乎大禮亦猶五
材迭用運元化以成功四序交新致歲功而有體今皇
上嗣位而致太平也前古之遺文必復百王之闕政皆
脩以文章明備聲教同流明堂辟雍表尊崇於儒術宮
懸樂府方遠播於鴻猷矧今卜代縣於周姬登歌美乎

象筭方期駕玉輅於魯道封金泥於泰嶽遐方咸走於
梯航太史遠頒於正朔小臣稽首而稱之曰穆穆皇皇
有以見我宋之禮樂也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

以魯公之後基
本周禮為韻

宋

歐陽脩

侯國修度時王著彝惟東魯之大本秉西周之舊儀曲
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盛鎬京遺法限為至治之基說者
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
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為大則惟魯之盛法為常矩及

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逮夫禮與時至教由治隆翊奉孺子位為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數世之後敢棄元功雖治邦治刑尚可宏宣於祖業而教典教法猶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兮世不敢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休而可損一變於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之法以為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

則莫如周在隱桓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棄芳
猷蓋固蒂以惟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人改
王室而作離黍何俟興言於聲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
夫與治同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
窺其枝葉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之
遺制定作民彝杞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
所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
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之

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為治之極則其文延
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為本焉致邦儀之
含厚

五聲聽政賦

以聖人虛懷求
理設教為韻

宋

田錫

伊昔夏禹君臨兆民設五聲以羅列從萬務以躬親詢
采謨猷雖芻蕘之必達敷陳忠讜因金石以來伸故德
如天贊功惟日新所以文命稱為聖人者也蓋以事堯
統天翼舜為理常率職於曠土遂成功於導水昊穹寶

運因王者以應期虞氏瑤圖乃禪之而在己莫不夙興
念理夕惕虛懷思納善之有益諒虛受以克諧冀以聖
功維達聰之與明目將令儉德比茅茨之與土階於是
筍簋文陳鼓鞞斯設泗濱之玉磬居次鳧氏之金鏞就
列被鳴鐸之在懸亦揚音而中節五音遞奏來直諫以
無疑衆善畢臻補皇猷而靡缺乃曰教我以道者振靈
鼉而獻謀咨爾以義者聞華鐘而采收考鞞者謂余以
獄擊磬者告吾以憂彼言事之激切在鐸韻之周流扣

擊以聞所謂乎同聲相應鏘洋有節罔殊乎同氣相求是知居大寶以至公納嘉謨而設教有以見聖人以道為體以天為貌必包納而弗厭蓋仁賢之可樂兢兢業業敢弗躬而弗親穆穆皇皇寔是則是效美哉謙尊而卑不可踰體道而受人以虛信君臣之共濟若魚水之相於諫有五焉所以五器之音命爾德惟一也宜以一言之善弼余故得天錫玄圭帝傳大政菲飲食以示儉美黻冕而稱盛宜乎仲尼曰禹吾無間焉於以見有

夏之至聖也

禮義為器賦

宋范仲淹

禮義交舉聖賢是崇既覩化人之要爰彰為器之功修之於身豈晚成而是慮體之於政見日用之無窮前典可稽格言斯啓假其器而宣其教尊其義而貴其禮本於太一寧因雕琢之勞見無不為豈定方圓之體不速而成與世作程於以致滿而不溢於以知用之則行見者之謂智述者之謂明合二美以同歸皆能致用列五

常而共久何患易盈是以化彼邦家器茲禮義其美也
混而為一其設也分而為二助政教而可大貫古今而
不墜宣尼始問於周史雅契求新晉文首定於襄王允
符先利豈不以為君之柄也非禮何持立人之道也惟
義是資居上而不我遐棄化下而何莫由斯有之則安
在傾歆而莫覩聞而能徙信用捨以從宜是知彼器也
利乃生民此器也歸諸君子蓋用之而可資故喻之而
有以察其無體可忘尚象之言執以衛身詎有假人之

恥念茲在茲無為而為但守執虛之戒難忘持滿之規
安上治民寧使乎小人乘矣見危致命豈惟乎長子主
之今國家稽古不忘宣風遐被其禮也同二儀之節其
義也正四方之志覆萬國而無疆通大道之不器

制器尚象賦

宋

范仲淹

器乃適時之用象惟見意之筌當制器而何本實尚象
以為先審彼規模雖因民而利也取諸法則必設卦而
觀焉究大易之指歸見上古之仁聖備其器則所以足

用存乎象則不失其正制皆有度為後世之準繩用各從人遂羣生之情性當其備物之始立意之端茹毛血者憫疾傷之易及居巢穴者嗟燥濕之未安我乃白杵授時小過之文是則棟宇易俗大壯之法可觀其用不窮觸類而長鼎鼐稽火風之義衣裳著乾坤之象弧矢之作遇其睽而必施舟楫之功取諸渙而有往由是樸斲之姿日益陶鎔之質星陳施於田疇則兆民所賴設於禮樂則百代相因創自三皇誠利濟而可久體諸八

物故制作而有倫然則器之未興也民愚而俗弊器之
既興也人滋而事濟終成乎百代之利勿謂乎一時之
制登降有數取資於大衍之中追琢其章觀理於六爻
之際異哉有生於無不其然乎樸未散而器象一致樸
既散而器象萬殊有方有圓俄成形於梓匠無大無小
咸得意於義圖於以見制器之方於以見尚象之義必
審有益之象豈陳虛設之器故曰聖人立成器以為天
下利

車同軌賦

以君德遐布夷
夏同道為韻

唐

白行簡

倬彼皇道大哉聖君窮厚載於宇宙俾咸駕於海濱故
得遙遙之形周八埏而匪間彭彭之響經萬國而俱聞
所以義在知方理資從式見軫轉而不阻諒輻輳而有
則弘濟之利既均美於三無順動之端方齊功於一德
是故達於疆場踐彼幽遐表合縱而道廣知轍跡而路
賒亦由誠於險去其邪推善御於有截被至治於無譁
殊途同歸方見域中之大引重致遠是睹天下為家然

則將利於時必徵所措既同轍而異履爰發軔而循度
周流勿越誠轉蓬之足施輔轡非逾將挂轄而可布至
若偈兮無外隱爾如斯念微至而必繼嘉大同而在茲
固將混區宇會華夷始曳輪而寧虧遠邇終推轂而不
失毫釐觀其政之大者道亦斯假苟憑軾而知風矧擊
轅而合雅願踐履之奚到豈獨不東信應用之無疆寧
惟諸夏原夫建皇極開帝功三才既美九有攸同可使
循環如貫運動不窮四會五達之莊悠然盡屆島夷卉

服之俗迭矣皆通爾乃庶政聿修遐方可討俾守位者
將順其理利轉者必會其道故車書而混同誠鴻業之
斯保

德車結旌賦

宋庠

君有至德時乘大車當偃革以無外乃結旌而有初奉
駕陳儀采物雖資於備設鳴鸞示禮旂旒匪俟於垂舒
順考前經鋪聞往說謂戎事以既息貴君車之有結雍
容撫軾蓋藏飾以尚純肅穆展軫詎垂旒而就列蓋由

抑乃盛飾昭夫令名雖冠品於輿服茂揚威於旆旌肅
軫無譁方斂藏於旂厲馳輪有度靡赫奕於綏纓且夫
禮有質文器隨用捨車號乎德則崇化於邦本旌結其
表則示人於天下意自象見名非人假君軒弭節孰訝
乎卷而懷之國乘制容益顯乎素為貴者是知車之用
兮充德以成大旌之飾兮輔威而孔昭既武怒之不作
信軍容而外銷組轡啓行陋邦旌之刁刁錯衡遵路殊
風旆之搖搖若然則動有彝儀文無異色雖嚴駕以備

物終去華而表德故使禮典攸重民瞻不忒皇皇整御
始中括於采章輶輶肅容宣外揚於藻飾用能上載明
德旁昭緝儀自駕言而戾止殊幅裂以藏之升降惟寅
僅比非心之屋章明盡屏寧同止獵之綏大矣哉邦禮
是崇帝儀資始實務德以垂教必收旌而昭理宜乎國
容備而兵器銷率由茲而盡矣

百工由聖人作賦

以工善其事由
聖人作為韻

宋

陳襄

統爾六職良哉百工何藝事以斯作由聖人而是宗辨

器成能自乃神而立制化材適用本惟睿以興功蹟姬
旦之明文見冬官之盛典謂夫智之出也始創物以興
制工之立也乃成器而盡善嘉衆藝之勃興本聖謀而
丕闡攻金攻木資濬哲以裁成作舟作車由靈機而洞
顯自茲立器為利因材究奇雖大匠之述作皆徃哲之
規為既執技而紛若誠取法以宜其所以鳧氏成鐘自
高辛而立範車人作耒本炎帝以垂規且夫國有四民
工分百事或居肆以成業或飭材而興利率皆因上聖

以資始致宏規而綽備依於法而游於藝肇自神謨智
者憂而巧者勞出由睿意豈不以工之立事者蓋本於
前修事之經始者必資於善謀伊衆制之雖盛非聖作
以奚由網罟以畋寔庖犧之肇用杵臼之利因熊氏以
垂休自然衆伎靡紛大模率正雖云乎代守其業但見
乎作者之聖亦由五聲兆黃鍾之律節奏爰彰大輅起
椎輪之姿雕幾采盛此則藝能交舉物用具陳祖述雖
資於匠者經營率自於古人按乃度程寔聰明之制作

勤乎樸斲資睿哲之經綸噫夫世變澆漓時蠲朴畧高
曾之矩交喪器用之資惟錯今上方稽古道而復淳源
立是工也體聖明之所作

耀德不觀兵賦

以明德尚道懷
仁畏威為韻

唐

張 隨

惟先王享國建用皇極制五服而有序御四夷而在德
近不貢必先威讓之辭遠不庭則修文物之則所以止
干戈而重仁義遏寇虐而茂生植夫潔其流者在於源
清成其外者在於內平以德則天下順以力則天下爭

故有武不黷有兵不征穆王之功何補謀父之言可明
將其修己以推畔曷若殺人以盈城於戲至理之時惟
德是貴柔其遠而不襲阜其財而不費以道義為干櫓
以禮樂為經緯是以文足昭武可畏偕如舜帝在上苗
人不懷雖歲事於伯禹終舞干於兩階然後七旬來格
庶績允諧周文既興崇國不道用戡時難以奉天討矧
勅敵而未悛爰因壘而自保然後再駕云服四方大造
蓋由德所賓信所親豈無五兵且懼於暴物況有七德

實在乎安人人勞所以損元氣物傷所以惻至仁迺凶
器攸興聖人匪尚車書既其混一牛馬於焉休放兵不
戢如火自焚德不修於君曷相所謂圖之大慎之微觀
兵何是耀德何非素翟南來而越裳重譯白狼西入而
荒服來歸夫欲朝萬國歸四海不可以逞弧矢之威

耀德不觀兵賦

以聖德照臨寰區清泰為韻

唐

王 棨

聲教斯播戎夷自平只在推賢而耀德宜由命將以觀
兵垂彼衣裳示朝廷之有序橐其弓矢俾海內以惟清

皇帝以眇屬前聞遐觀列聖謂修文而可致其肅穆謂
立武必傷乎性命將欲來萬國之好去百王之病鴻私
玄澤常昭天子之仁豹畧龍韜不授將軍之柄故得地
協三無風清八區混軌文於殊俗銷劍戟於洪爐況其
德乃車也兵猶火乎宜宜執以二三臨於下土安可封
其十萬擾彼邊隅所以修之為勤戢之不惑湯修而葛
伯斯服舜舞而有苗自格是知失德者由乎縱五兵偃
兵者在乎興七德今則朔野烽滅遼陽戍閒堯心非樂

乎丹浦周馬已歸乎華山使跂行喙息之微咸躋壽域
見執銳披堅之役盡復人寰然後澤溢區中塵消塞外
四方忘覆載之力百姓免殺傷之害雕題辯髮傾心而
俱喜予來率土普天鼓腹而悉歌時泰蓋由煦嫗仁廣
含弘道深慕義農之化洽鄙湯武之君臨曉月彤庭共
覩乾坤之量秋風榆塞不聞金革之音斯乃帝道潛融
宸襟洞照得允文允武之體臻一張一弛之要可謂超
五帝而越三皇合二儀而齊兩曜

倒載干戈賦

以聖功克彰兵器斯戢為韻

唐王 綽

欲廓文德先韜武功倒干戈而是載鑄劍戟以欣同干
里還師迴刃於戎車之上一朝偃伯垂仁於王道之中
皇上以心宅八紘威加四極有罪必罰無征不克旌旗
西嚮競納款於中原鼙鼓東臨咸獻俘於上國然後軫
宸慮惻皇情萬姓苟宜於子視三邊可竣其塵清由是
罷師旅休甲兵干櫓勢傾壓雙輪而委積戈鋌色寢滿
十乘於縱橫蓋以戰乃危事兵惟凶器欲令永脫於禍

機必使先離乎死地所以前罇俄覩迴轅繼至虞舜舞
而曾用比此寧同魯陽揮以負來於斯則異既不授其
豹畧乃長苞於虎皮諒橐弓而若此詎返旆以如斯徵
彼禮經折軸苟聞於山立考諸易象盈車徒見其離為
豈慮自焚誠同載戢五兵從此以皆弭七德於焉而復
立遂使頑凶之子無日可尋更憐忠烈之臣徒云能執
故得殺氣潛息嘉猷孔彰以此懷柔而何人不至以此
亭育而何俗不康罷刃銷金道無慙於齊帝放牛歸馬

德寧愧於周王大矣哉因爾仁天用藏兵柄得東征西
怨之體見師出凱旋之盛小臣伏覩乎橐鞬敢不歌揚
於明聖

鑄劍戟為農器賦

以天下無事務唐
農息兵為韻

裴度

皇帝嗣位之十三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
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於是銷鋒鏑而倣載南畝痔錢
鏹而平秩西成所以殄凶器降嘉生收禍亂之根本致
兆庶之豐盈者也既而清天步虛武庫劍鏑銷戟鉞露

嘗時出匣揮獷俗以來賓今日在鎔唯良工之所鑄長
鍛倏爾而從革覃耜忽焉而中度廢六月之徂征興三
時之盛務觀乎聚而改煎歛飛燄而涌烟從而再造將
分地而用天宜人之歌允符於假樂多稼之頌式合於
大田若夫弓戈橐戢於寧歲牛馬放歸於豐年徒虛語
耳胡可比焉則知先利其器欲善其事俾汙萊之盡闢
由兵革之不試洪鑪既鍛失似雪之鋒鉞綠野載耕佇
如雲之苗穰昔用之而有所雖弭之而不棄矧國家以

教令為車徒故器械可得而無以道義為封域故戰爭
可得而息由是執帝堯之允恭復后稷之訓農理化資
於地力福祥致於天宗此乃慶自一人風行九野建中
於上返本於下下臣系而稱曰秦金狄兮未仁周無射
兮非雅豈若我后之重穀盡濟羣生於良治

鑄劍戟為農器賦

宋 范仲淹

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出劍戟而鑄矣為稼穡之用焉我
武不施當四海和平之後公田盡闢啓兆民富庶之先

蓋以理定區中文經天下知無用於利器俾改作於良
冶以謂前王鋒鏑不得已而用之此日鉷鑕有以多為
貴者於是施巨橐發洪鑪索矛盾斂干戈鏑邪之鋒冰
銷於倏忽轅門之器金鑠於斯須露穎者惟變所適餘
刃者復歸於無務材訓農假工人之鼓鑄備物致用取
田畷之規模不知我者謂我前功偕棄故知我者謂我
欲善其事繇是星陳畎畝之具日新錢鏹之類好戰者
隨之而挫銳力穡者因之而受賜器非求舊委六師征

伐之資日用不知增百姓耕耘之利足使上敦淳樸下
無戰爭三農以之勸萬國以之平去故從新茂百穀而
寧同百戰深耕易耨闢五土而何愧五兵況乎清淨是
崇聲教遐被任甲冑於忠信施干櫓於禮義去彼取此
息南征北伐之勞小往大來變東作西成之器是知偃
武者除其禍亂勸農者臻乎庶饒五野之豐登時至四
方之戰鬪聲消與世作程鄙黃帝弦弧之智去惡務本
笑夏王鑄鼎之朝大哉聖政惟新文德來遠務三時而

倉箱日益却十德而華夷草偃有以見我后易俗移風
敦天下之大本者也

有文事必有武備賦

以文事武備全才必兼為韻

宋

李綱

刑作教弼文資武全惟兩器之兼用乃一道之當然欲
柔順之可行必須剛克致德禮之不易允賴威權原夫
夾谷之盟真儒相事謂敵國素稱於多詐而上策莫如
於自治兩君為好雖事多獻酬交錯之文具官以從必
武有豫備不虞之志豈不以文待變友武懲姦回惟無

忘於經畧乃克致於懷來勇不懼而仁不憂固並推於
達德文足昭而武足畏蓋有俟於全才德以服人義存
禦侮有所濟者以威之克愛無能達者以仁而不武雅
歌吉甫宜為憲於萬邦頌美僖公能昭格於列祖下焉
為臣上焉為君不能全文武之道何以致久大之勲冠
履圓方載施佩玦之斷黼黻辨義式彰火藻之文有國
有家惟仁惟義雖誕敷於文德宜克脩於武備所以六
卿率屬出分鄉遂之兵三時務農隙講蒐狩之利益以

治安之本在於文武之兼其相濟若火之於水其相待
若梅之與鹽勸賞畏刑以陽舒而陰慘揆教奮衛遂西
被而東漸大哉武之於文雖二而一藏於無用之用益
以不必而必方今四夷侵而中國微安得文武全才以
股肱於帝室

木從繩賦

以聖君順諫如
木從繩為韻

唐

王起

惟山有木惟木從繩繩舒卷而克正木堅貞而有憑杞
梓未分規矩假之以冥立斧斤斯運曲直欺之而不能

古人以政有得失俗有廢興因納諫之善喻為箴闕之
明徵當其懿匠員來瑰材旅進既陳之以糾繆將加之
以霜刃掌握初縈綢繆忽振尋尺曳而愈出分銖算而
底慎則極之橐橐既砥平而履端伐之丁丁亦木開而
委順則明正不得受曲直不得不容如獻替於百度
宜啓沃於九重繩墨之間既無違於目巧君臣之際固
宜警其面從然則上達四聰下延五諫比斯木之猶惑
待斯繩而作限廣狹有準短長無間自然巨川舟楫何

虞沈溺之憂大厦棟梁不貽壓覆之患有條不紊今其
功有餘舉直錯枉兮可以行諸既爰究而爰度亦匪疾
而匪徐向若置而不用藏而不舒我有梓材坎坎之聲
奚自我有剗剗恢恢之刃焉如裊裊緒抽縣縣緼屬比
朱絲之在琴瑟若飛流之界山谷裁成廊廟之器剖判
陰陽之木自同絃直不為絲棼匪專美於成風之匠亦
垂訓於背誕之君雖鱗皴異質擁腫多紋散作輪轅小
大之宜不忒鑿為戶牖毫釐之度斯分所以喻審諤於

後學昭輔弼於前文方今補袞惟勤和羹克正契君臣
以魚水以繩墨為龜鏡則考殷宗披說命未若賡歌於
元聖

木從繩賦

以木以繩直君
由諫明為韻

唐張聖之

古之善諫者喻其心如繩直展成規於良木既折中而
經始必周流而牽復以其性有曲直固從乎彌綸以其
材有短長必由之盈縮故可彰其言兮直如矢喻其諫
兮從如水既應用而無方且適道而虛已為輪栢之無

繆成棟梁之有以舉直錯枉且明徑捷之心動而悅隨
不失縱橫之理觀夫度彼山林直以絲繩既遵時而有
作乃底績而其凝斷長補短物無失性損上益下道罔
不興猶其善而惟變所適類夫諫而不命其承匪差毫
釐存乎楷式在操張而為務乃經紀以成德操端有準
希匠石以財成枉撓必從表王道之正直況夫準以綸
綍順乎節文不循枉以為利必適道而斯分假物而言
故引從繩之木樂諫為喻明乎則聖之君原其納誨之

謀觀其所由既規矩而有制豈文理而是求糾纏既施足彰妙道之用衆材方正比夫從諫如流且夫獻直言者必有備無患木從繩者叶執藝而諫故得明乎官以相規人之無訛矧其不枉道以求用恒守道以為名匡乎不正使其正規其不平使其平斯所謂不可欺於繩墨乃得配乎權衡恭惟賦於說命知諫道之克明

明君可與為忠言賦

以明則知遠能順忠告為韻

宋

蘇軾

臣不難見君先自明智既審乎情偽言可竭其忠誠虛

已以求覽羣心於止水昌言而告恃至信於平衡君子
道大而不回言出而為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謀身
必忠而況於謀國然而言之雖易聽之實難論者雖切
聞者多惑苟非開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從則投人以言
有按劍之莫測國有大議人方異詞佞者莫能自直昧
者有所不知雖有智者孰令聽之皎如日月之照臨罔
有遁形之蔽雖復藥石之瞑眩曾何苦口之疑蓋疑言
不聽故確論必行大功可成故衆患自遠上之人聞危

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無損宜微忠之能致有至
明而為本是以伊尹醜有夏而歸亳大賢固擇所從百
里愚於虞而智秦一身非故相反噫言悅於目前者不
見跬步之外論難於耳順者有以百年而興苟其聰明
蔽於嗜好智慮溺於愛憎因其所喜而為善雖有願忠
而孰能心苟無邪既坐瞻於百里人思其效將或錫之
十朋彼非謂之賢而欲違知其忠而莫受目有昧則視
白為黑心有蔽則以薄為厚遂使諛臣乘隙以彙進智

士知微而出走仲尼不諫權將困於婦言叔孫詭辭畏不免於虎口故明王審遜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謂忠不求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申選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難非忠何報雖曰伸於知己而無自辱於善道詩不云乎哲人順德之行可以受話言之告

從諫如流賦

宋 范仲淹

聖人以治歷乾綱思邁前王從忠諫而弗逆觀流水以

堪方每行補過之言曾無凝滯或得興邦之議寧昧激
揚矧夫內守宗社外臨華夏臣不與諫則君道有虧君
不從諫則臣心莫寫所以遵啓沃之致理若汪洋之就
下設樽以進似使其狎而翫之折檻弗誅寧見其蹈而
死者豈不以君之德也貴納諫而溫恭水之性也美隨
流而順從故周旋而納善如蕩漾而朝宗詢彼芻蕘豈
愧束薪之詠聽諸藥石更疑浮磬之容莫不洞達四聰
旁求五諫上既資於獻替下寧生於謗訕聞言必信不

爭之勢何殊擇善以從就濕之情無間於以見萬乘之
主納賢以虛七人之職竭節而居又何煩於斷鞅豈有
悔於觀魚由是忠謹咸臻信智者之所樂俊賢是效見
臣心之亦如又何必轉圓取規從繩為軌但見弗違於
啓乃自可偕行於沔彼所以明虛受之功所以得上善
之旨及雷之士雖濡首而何傷補袞之臣思澣衣而可
美夫如是則咸歌不諱但見寡尤上下莫聞於闕政大
小皆罄於嘉謀威王之三賞屢行恩波下施晏子之一

言見用德澤旁流我后光被羣方柔懷多士陳謗木而聽政建善旌而求理所以彰從諫之心率疏通而如水

折檻旌直臣賦

宋
李綱

士有敢諫君當體仁爰修飾於折檻以表旌於直臣收
電迴霜已寬斧鉞之戮葺隳因闕更瞻軒陛之新惟漢
朱雲希風汲黯偶賜楓宸之對因致龍鱗之犯指陳姦
佞願借尚方之刀退就誅夷遂折便朝之檻辱師傅之
貴雖曰敢言干雷霆之威自應可斬而天子能恕將軍

敢爭因免冠而致悟乃飾檻以為旌寬以納忠豈獨垂
萬世之訓闕而當宁更以致三墀之榮易令名以愧賢
詎能比跡藏斷畧以志諫庶可同聲原此狂生素稱義
烈雅有意於漢室故屢陳於主闕命駕徑去不為薛宣
而少留趣和藥來更助蕭公之引決惟直臣而徑行故
太剛而必折成帝淵默臨朝靚深謂陳善閉邪者小臣
之難事而尊賢從義者大君之用心難甘切直之言雖
加譴怒終懋矜容之德曲示承欽然而所求者名不務

其實文雖足觀質焉可述寵昭儀而絕皇嗣大斲天倫

恩元舅而殺王章遂傾帝室雖存折檻足為後世之規
實廢嘉言詎救當時之失豈不以篡漢室者必王氏佞
王氏者惟張侯以師臣而取信乃保身而自謀隄防禍
機實為國之至要拔去姦本期厥德之允修能克葺檻
之心何施不可深味借刀之旨豈謂無繇凡曰司聰皆
有言職欲致國家之治必盡箴規之益魏公獻疏乃切
論而危言賈生上書亦流涕而太息遇文帝太宗之君

必能褒崇於正直

如石投水賦

以仁義忠信公
平能諫為韻

唐

劉闢

聖之求賢也詳明水之受物也柔順石遇柔而不阻臣
俟明而必進漢祖興兮昌言納留侯輔兮皇威振喻石
水以興詞配鹽梅而稱雋堅脆性異應廣納而來投尊
卑禮殊致精誠而取信伊水為體既清而平猶君為德
既貞而明石豈自投假海納之弘量臣非苟進由天聽
而察誠用率於有類將感於無情虛而受者其理遠含

而容者其道行何幽邃之能間奚渺瀰之足驚夫國之
勃興必多賢智繼九臣之跡膺三傑之義煥發英藻呈
龍章與鳳姿敬宣嘉猷謂嶽生而天賜豈不由山有巨
石水有通津忽擊流以澎湃俄答響於澎湃雖源深流
長乃入無不至而體柔處潤則託有所因移他山之貞
質依上善之全仁夫水石之奧旨與君臣之等倫今天
子端居穆清時和海晏念投石之契爰求秉鈞思箴闕
之規載徵驟諫由是如石之義啓投水之情通彼以誠

應我亦符同懸天爵之榮獲斯人瑞尊五嶽之禮視乎
上公恒啓沃以為志方清明而在躬比石固業欽賢纘
功儻或水不周容石乃無由寓質君不虛已臣則曷能
推忠可以垂誠訓可以流德風則知聖既作兮政惟恒
石既投兮賢必澄敢獻良哉之詠願揚美於廉能

如石投水賦

以聖獎忠直從
諫如流為韻

唐
盧肇

石比臣心水猶君德誠見投而不阻如從諫而無極蓋
所以作仁聖思正直清逾萬頃能容落落之姿操或一

拳以造沈沈之色惟我聖后啓乎宸聰每以淡然之德
能取確爾之功言乎水也逾漢祖之虛受稱乎石也遇
留侯之盡忠是以王事竭誠羣臣報政具懷鑿鑿之美
允納洋洋之聖君心潤下已覃滂沛之恩臣志補天願
表堅貞之性故得朝廷肅穆上下交慶小伊傳以輸忠
配唐虞而比盛者也當其欲進嘉謀心懷隱憂思衮職
而有補隨諫鼓以來投於是咸趨丹陛若蹈洪流且推
誠而上達亦虛心而下求既乃契皇情承天獎介然允

臻乎浹洽渙若盡納其忠謹一言初進開龍顏而似激
圓波萬國皆聞入宸心而若流清響乃知窺日月之光
有虧必諫震雷霆之怒有諫必從雖磊落以難進乃廣
大而見容既無悔以無尤子產徒言於狎水那將恐而
將懼韓非奚患於攬龍且夫瓊瑤為報而匪珍夜光處
暗而多患未若我喻水於盛德比投於納諫允當上善
之求勿謂下流之訕遂用握金鏡臨玉除忠言得進以
無隱聖慮每徵於往初如是則祥符出惠澤舒將無事

而無諫見寰瀛之晏如

如石投水賦

以聖獎忠直從諫如流為韻

唐

白敏中

石明臣節水喻聖聰順投既因於納諫虛受必俟乎輸
忠從以諱言出清規而有中類夫貞節入碧浪以無窮
爰自人謀式彰天獎言必在乎能發道奚疑於虛往自
懷從善聞蹇蹇於股肱何異臨川運磷磷於指掌理既
符於水石事且契於雲龍佇啓心而是贊在虛已而能
容石投水而誠資手敏臣佐君而詎得面從當手敏則

水不傷清匪面從則君能立政嘉獻替而無爽幸遭逢
而有慶致至堅於玄奧象以得賢受可轉於清流因之
啓聖所以垂衣廣納側席深居言之者何常率爾聞之
者足以起予攻玉之形隨帝心之沃若補天之質應王
澤之濡如既而流謗靡行沈幾自得當持重而無撓冀
臨深而不惑逆於耳而順於心黜其邪而褒其直用礪
金於睿鑒渙汗潛通舉韞玉於恩波津涯莫測於是宣
教化罷畋遊開直道務旁求發揮諤諤之明節會合洋

洋之聖謀石以貞堅本無疑於虛擲水惟柔順安有阻
於暗投夫然則臣心磊落而上達君德汪洋而下流况
乎舟楫之道大行不侮不慢藥石之言盡入何憂何患
當道泰而人悅固河清而海晏彼漢高之用留侯未若
吾皇之納諫

大赦賦

有序

漢崔寔

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為始疊疊
乎恩隆平之進也寔就而賦焉

以為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機夕處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太平之迹旌頌聲之遠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羨乎將來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玄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冀莢於階庭攔麒麟之肉角聆鳳凰之和鳴農夫歡於時雨工女樂於機聲雖皇羲之神化尚何斯之大寧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四